

直播网店“太润发”打擦边球被判赔偿“大润发”

通讯员 鹿萱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大润发广州店倒闭清仓？一家以此为名的直播网店拥有2.8万粉丝，橱窗里挂了813件商品，包括洗衣液、保温杯、纸巾等日用品，30天内销售4.5万件，带货口碑4.6分。可再仔细一看，这家网店头像logo中，“大润发”的“大”字多了一点，实则名为“太润发搬迁清仓”。

这是一起典型的“搭便车”“傍名牌”直播带货的侵权案件。近日，“大润发”商标权利人到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打假，法院判决直播网店“太润发”经营者赔偿“大润发”相应经济损失。

大润发是大型连锁综合超市，在全国有近500家连锁门店，品牌知名度较高，“大润发”商标的权利人为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成公司”)。2022年1月，康成公司在某网络直播平台发现了这家店铺，网店绑定的营业执照为温州某电子商务商行。康成公司认为该店铺账号头像、名称等处突出使用“大润发”标识，侵犯其“大润发”注册商标专用权，误导消费者且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将该店铺经营者潘某诉至鹿城法院，要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20万元。

经查，温州某电子商务商行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潘某，2021年9月16日成立，2022年8月8日办理注销登记。

法院认为，潘某作为涉案字号登记的经营 者，应对该字号行为承担责任。潘某在平台开设网店的名称中使用“大润发”文字，头像使用“图案+太润发+倒闭清仓”的组合标识，均起到识别服务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使用行为，其从事的零售服务与康成公司

的“大润发”商标属于同类服务。潘某使用“大润发”与“大润发”商标相同，“太润发”与“大润发”商标近似，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法院综合考虑店铺30天内销售、“大润发”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大润发系臆造词，潘某将其店铺起名为“大润发广州店倒闭清仓”，侵权故意十分明显等，判令潘某赔偿康成公司经济损失(包括合理开支)60000元。判决后，潘某提起上诉，二审中双方达成调解，目前潘某已履行部分赔偿款项。

法官提醒，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通过恶意抄袭、模仿等攀附知名商标的方式销售产品牟利，不仅损害注册商标企业品牌信誉，也侵害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更破坏数字经济发展生态。因此，无论线上线下，广大经营者都要提高法律意识、尊重知识产权，依法诚信经营，切勿心存侥幸。



乡村共富工坊助力就业增收

4月13日，在诸暨市东白湖镇宅村“裕昌号恒诺甄选共富工坊”内，志愿者(右一)在直播介绍斯宅石笕茶。

近年来，东白湖镇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推进乡村共富工坊建设，畅通村企合作渠道，搭建村企合作平台，促进了农民家门口就业增收。2022年以来，东白湖镇共建成共富工坊4家，累计帮扶吸纳农民就业近千人，人均月增收约500元。

新华社 徐昱 摄

取走残疾儿子3万元补助金 还挂失孩子社保卡 面对前夫自私之举 女子勇敢求助检方维权

通讯员 林莉 卢艳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本报讯 “谢谢检察机关。我会带着孩子好好生活，将他抚养长大。”近日，当龙泉市检察院将司法救助金发放到位后，李女士当即打电话表示感谢。

去年8月9日，一名母亲带着孩子来到龙泉市检察院求助。检察官接待后，一眼认出她是曾经申请过抚养费执行监督的当事人李女士。李女士2019年和前夫吴某某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小吴，而大女儿则由吴某某抚养。离婚后，李女士曾因与前夫的抚养费纠纷向龙泉市检察院申请执行监督，检察院帮她要回了抚养费。“这次，他取走了我儿子的补助款，还把社保卡挂失让我取不了钱。”李女士哭诉道。

原来，小吴是智力残疾三级儿童，民政局和残疾人联合会每月会将补助款1300多元汇至小吴的社保账户。但在李女士母子申请抚养费执行监督之前，小吴的社保卡一直在吴某某处，直到2021年底执行抚养费时才归还至李女士处。“当时社保卡还给我的时候已经没钱了，后来每个月

打进来我才有钱取。但前几天我发现取不了了，一问才知道被吴某某在2022年7月挂失了。”李女士只能再次向检察机关求助。

随后，检察官多次联系吴某某了解情况，但吴某某拒不承认。检察院遂向银行发送《协助查询金融资产通知书》，调取吴某某名下账户及2019年1月至今的所有交易明细，通过对300余条交易明细逐笔核对发现，吴某某在2021年的4月28日、5月31日、7月7日、7月16日曾通过柜面领取小吴社保卡中的钱款，且有人脸照片和签字材料印证。可以证实，小吴的补助款确实为吴某某取走。

同时，银行留存的书面材料也显示，2022年7月11日吴某某本人携带有小吴姓名的户口本前往银行申请挂失小吴的社保卡，但尚未有取钱情况。

通过核算银行流水和小吴每月的补助金数额，检察院得出吴某某在持有小吴社保卡期间代领补助款32700元，并产生4元手续费，代领后并未将钱款交由李女士保管或用于小吴的生活开支。

“小吴的残疾补助金是政府给予其个人的保障，却被父亲代领，他的

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具有起诉维权意愿，但属于弱势群体，法律知识有限，提起诉讼确有困难，因此我们决定支持起诉。”龙泉市检察院检察官雷晓晓说。

2022年9月15日，检察院对李女士诉吴某某要求返还儿子小吴残疾补助等补贴纠纷案件支持起诉。9月27日，法院公开审理，吴某某到庭答辩，承认款项确系本人领走，用于支付小吴姐姐大学费用。法院认为，残疾人经济补助款系国家为保障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的生活，给予的特殊经济补助，具有人身专属性，吴某某与李女士离婚后，经济上相互独立，且小吴跟随母亲李女士生活，小吴的财产不应由吴某某保管，判决吴某某返还小吴32704元。

案件结束后，检察官仍牵挂着小吴。他们走访了解到，小吴和母亲生活艰难，李女士因为要照顾小吴，且经常要带小吴去医院就诊，无法维持稳定工作，只能打零工谋生。为此，检察院联合市法院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李女士母子申请到司法救助金1.1万元，以缓解小吴家庭困难并鼓励李女士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要激活手机卡需多次刷脸认证？有人借此操作让140人“被办卡”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滨检

本报讯 “你名下的手机卡涉嫌电信网络诈骗。”刚在网上买了新手机卡，民警就找上了门。看着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两个陌生号码，杭州小伙子(化名)懵了，“这两个手机号不是我办的，我从来没用过。”

这时，想起自己申领手机卡的过程，刚才才觉得有些不对劲。2022年6月，刚子在某平台购买了一张手机卡。因为需要实名认证激活，快递员徐某上门后，对刚子进行身份证验证、人脸识别等系列操作。之后，徐某却称“系统故障激活失败”，需要第二天再来重新验证。次日，徐某再次上门，又以“网络不佳”“人脸识别不成功”等理由进行了数次刷脸操作。

刚子没想到，正是这多次刷脸，让自己不知不觉被多办了两张手机卡，还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当时我也纳闷，问他怎么刷这么多次脸。 he说是信息没录好，我就没多想”。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多个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机号，办理人均均为徐某，且号主本人均不知道自己名下有这些手机号。

原来，为了多拿办卡佣金，徐某在给号主办理激活认证时，以各种理由欺骗客户重复刷脸认证，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办出多张手机卡。由于大多数客户对操作流程并不熟悉，徐某屡屡得逞。2022年1月至7月，徐某共给140余人私自申领手机卡，部分手机卡还被他以每张300元的价格出售给网友用于电信网络诈骗，非法获利1.3万余元。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为，徐某的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择一重罪处罚，建议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2023年1月，经杭州市滨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此外，因徐某的行为严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检察院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近日，双方就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徐某自愿承担民事赔偿1.8万余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曾经求职无门 如今月入过万 “双提升”让他高质量重新出发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邵怡娜 陈娜

本报讯 “从直播带货到视频剪辑带货，不仅债还清了，房贷也能按时还上了。”近日，在宁波市东吴司法所对解矫人员的定期回访中，41岁的张某如实汇报近况。

2021年年初，张某因开设赌场罪到东吴司法局接受社区矫正。那时，他欠着一身债，每月的房贷也还不上，迫切想要找份工作，却处处碰壁。没学历没技能的张某陷入了绝望。一次谈心活动中，司法所所长徐寅智察觉到张某的异样。那时，恰逢宁波市司法局依托宁波开放大学、市人社局等创建社区矫正对象学历技能“双提升”工程，参加高中学历提升的矫正对象不用交学费。徐寅智耐心开导张某，建议他边提升学历技能，边投入自媒体创业。

在宁波市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基地，张某通过开放大学成熟的在职教育培训体系，免费获得高中学历，并通过技能培训，学习了短视频、视频直播技能。2022年年初，还处于矫正期间的张某开始直播带货。期间，他一碰到问题都会求助司法所，工作人员及时给予合理建议和暖心鼓励。如今，张某将精力集中在视频剪辑带货上，每月出单3000多件，金额达10万余元，月收入1万多元。

据了解，自社区矫正对象学历技能“双提升”工程创建以来，宁波市共有668人参加了高中学历提升培训并获得学历证书，800余人参加了技能培训，700余人获得相关职业技能从业资格证书。